

天语、TCL、长虹等手机被曝恶意“吸费”

34款“吸费”手机在哈尔滨下架返厂

据新华网消息 最近，“吸费”手机在哈尔滨市受到重创。在相关部门的监督下，哈尔滨市所有手机大卖场都将“吸费”手机下架返厂，并将查处的“吸费”手机品牌向媒体公布。

通过哈尔滨市手机经销商自查反馈，目前确认的涉嫌“吸费”的手机主要有34款，包括金鹏、天时达、南方高科等品牌。这些品牌主要是南方的一些山寨或者是贴牌厂家。但在黑名单中，国产手机品牌TCL、天语、长虹等也名列其中。

记者调查发现，“吸费”手机不仅存在于哈尔滨，目前全国各地市场上存在大量此类手机。手机“吸费”方式有：自动上网，菜单陷阱；收费游戏；短信吸费等方式。

据介绍，一般的“吸费”手机都会设置一键上网的按钮，只要你无意中按下，手机就会按照预设程序链接互联网，而链接的网站一般都为收费服务网站，消费者所浏览下载的

内容都要被扣除费用。再有，“吸费”手机除了正常的通话、短信、设置等菜单外，往往预设了游戏、视频等很多增值服务程序，只要你好奇打开这些程序，就会产生服务费用。这些“吸费”手段其实在几年前就已经出现。消费者只要关闭手机卡的上网功能，加上小心使用其实还是可以避免“吸费”的。之所以目前手机“吸费”投诉激增，是因为目前的一些“吸费”手机使用了一些更为隐蔽，甚至可以说是无耻的手段。

据哈市工商局消保处处长王绪坤介绍，部分国产手机或山寨手机的生产厂商将“吸费”程序设置成订制SP业务短信，这种短信是定时发送的，手机用户通常很难发觉。即使手机用户打印出话费详单，也会误以为是自已不小心触碰按键发送的。其中，个别“吸费”手机疯狂地将定时程序设置成手机用户只要一开机，“吸费”程序就会被启动。而且仅仅几

十秒的间隔，以此达到“吸费”最大化。

例如，市民赵先生购买了一部“振华欧比”手机后，就经常接到奇怪的短信，而且话费明显增多，赵先生查询费用发现，他的手机经常向外发送和接收一些短信。最糟糕的时候不到两分钟就“吸掉”24元钱。

所以，打破“吸费”手机黑色利益链条，已经成为手机市场整顿的当务之急。

链接

34款吸费手机包括：

TCL、天语、长虹、金鹏、天时达、南方高科、奥乐、139、众一、波导、山水、埃立特、国乾、诺利佳、德赛、乐派、欧正、知己、大显、特莱斯、盛泰、美奇、现代、萨际通、至尊宝、三普、紫光、雅讯达、世纪星、港利通、奥丁、红叶、汉泰、友信达。

湖北一男子长了4个肾

全球仅百例

据武汉晚报消息 湖北黄石市大冶灵乡镇一名30岁小伙儿陈某到大冶中医院治疗输尿管结石，才知道自己长了4个肾，比一般人多两个肾。

今年9月，在武汉做建筑活的陈某，到武汉体检中心检查身体。“你的右边输尿管长了一个1.8厘米乘以0.5厘米的结石！”检查出结石后，他回到工地，跟工友们把剩下的工程做完后，又到大冶中医院泌尿结石科治疗输尿管结石。经进一步拍片检查，陈某左、右两个肾脏附近，各多长了一个肾。也就是说，他有4个肾！

对此，陈某非常惊讶：“我活了30年，直到这时，才知道自己长了4个肾。”

从目前的检查情况看，这四个肾的总体功能，与正常人的两个肾没有多大区别。医护人员正在积极治疗他的病。

资料显示，重复肾至今无法统计其发病率。自1656年首次被发现以来，全球仅有百例左右。

山西一信用社发取暖费

每人领16公斤1角硬币

据山西日报消息 500元的人民币兑换成1角硬币有多重？11月15日，山西吕梁市离石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（以下简称离石信用社）给300多名在职员工，分别发放了一份“沉甸甸”的取暖费：每人16公斤硬币。

11月15日，离石信用社给每位在职员工发放的取暖费中，赫然出现一整箱总值为500元、数量为5000枚的1角硬币。离石信用社同时规定，职工不许将这笔钱存入本系统。

11月20日，离石信用社副主任张兴平接受笔者采访时称，单位这么做，主要是为了货币的市场流通。信用社希望通过本单位职工，将这批1角硬币流通到社会上，“虽然会给职工本人带来不便，但能方便市场流通。”同时，张兴平也承认，这样的事在离石信用社是第一次。

笔者随后采访了该信用社的部分员工。他们称，领到手的硬币基本都堆放在家里，“1角硬币对普通人来说，平时用得很少，5000枚更不知道该如何处理。”

用1角硬币最多的，一般是超市和菜市场。但据记者了解，当地许多人不太喜欢使用硬币。

错位楼

近日，一组关于南通“错位楼”的照片引起了广大读者的关注。记者了解到，这幢“错位楼”是位于江苏南通市区任港路与外环西路交会处的景华城8号楼，其立面设计的错位感，吸引了不少市民的目光。有网友称“还以为我的分辨率不够出现马赛克了”，也有网友笑称“以为是显卡坏了”。

（据《山西晚报》）



93岁保姆与东家相伴58年 雇主子女称其“妈妈”

□新华社记者 梁淋淋

93岁的高玉清是在刘家生活58年的保姆，5个毫无血缘关系的孩子从小就叫她“高嬢（嬢的繁体字）”，这一叫就是58年，赡养老人的她时则尊称她为“妈妈”。

近日，记者来到刘健鸣家探访了高嬢。高嬢醒得比以往晚，9时，55岁的刘健鸣服侍她穿衣、下床、洗漱；10时，为她套上绿长围裙，搀扶到餐桌用早餐。早餐和往常一样，一海碗牛奶，鸡蛋，爱吃的泡菜。中风半身瘫痪的高嬢用的是左手，精神很好，能冲我们笑。

这天，82岁的许曼云从干休所回到三女儿刘健鸣家。高嬢像几十年前一样问：“下班啦？”58年前，许曼云聘请了高嬢。

为不打扰高嬢用餐，我们退到客厅。“请坐请坐”，许曼云招呼，“但这个不能坐，这是她的宝座。”“宝座”是正对屋中电视的软椅，不高不低，正好可让高嬢在轮椅上换位，“宝座”上搁了软垫。

许曼云坐在“宝座”旁的椅上，满头白发的她谈起往事依然记忆清晰。

1954年，怀上老大的许曼云从邻居家请来比她大11岁的高嬢，对高嬢第一印象是懂事，讲礼貌。“我们没请过保姆，现在是新社会，我请你来帮忙，我们是同志。”许曼云对高嬢说。

这年，许曼云第一个孩子出生，3个月后，全家邀请高嬢一起合影。此后58年，从4口人到全家三代十几口，从黑白照到彩照，高嬢的身影都印入刘家的集体记忆。

高嬢聪明。刘家夫妇是山西人，刚来的高

嬢学做山西菜、烩面、打卤面等，一学就会，不久刘家两口子就从食堂吃饭改成回家吃饭了。上世纪70年代，许曼云买了缝纫机，高嬢竟学得比她好，邻居、同事裁好式样，都来找高嬢帮忙。

高嬢年轻守寡，两个孩子也夭折了。丈夫去世时，她点一盏油灯守了三天三夜，此后再没想过组建新家庭。

没有丈夫、没有房子、没有孩子，许曼云戏称高嬢是“三无人员”。自此，这个“三无人员”一直跟随刘家，户口挂在刘家名下，随刘家几度迁徙。

对许曼云的5个孩子来说，自打一出生，爸爸、妈妈、高嬢就是天然存在的家庭成员。许曼云和丈夫经常出差，高嬢成为照顾5个孩子起居、饮食、监督学业的“代妈妈”。

对这5个孩子，高嬢视为己出。和别家孩子起冲突了，高嬢总护着他们，但孩子们调皮时也挨高嬢的打。“我不在乎，知道她对他们好。”许曼云说。5个孩子从小到大所有鞋子都由高嬢缝制，要添置衣裳也由高嬢通知。“她很细心，爱带娃，我的孩子被照顾得很好。”许曼云说。

刘家有个好保姆这事儿传开了。很多人想请高嬢做保姆，开出更好的条件，当时刘家什么都没有。“算了，5个娃娃都带熟喽。”高嬢总这么拒绝。

高嬢、刘家间的不离不弃持续半个多世纪，即使在刘家最艰难时期，这个特殊的8口之家一直相濡以沫。

文革时，许曼云和丈夫“游街”完后回家，在家里直哭。怕她想不开，高嬢煮碗荷包蛋面赶来安慰，“别哭了，想想屋里头还有5个娃娃呢。”再后来，刘家夫妇工资都停了，每月只有10元生活费，每天野菜、米糠度日，高嬢把祖传的翡翠玉镯当了20元，好让这个家庭继续维持。

“那是个很漂亮的玉圈圈。”刘健鸣说，10多年后，刘健鸣挣上工资，又给高嬢买了1个。高嬢没有别的收入，有什么吃的、穿的、用的，5兄妹总想着先给高嬢买，也许过了很久才想到，哦，也要给自己妈妈买一份。

“说实话，我对高嬢感情比对亲妈还深。”刘健鸣说。她是5兄妹中唯一的女孩。10多年来，照顾年事已高的高嬢成为每天最重要的工作。

2006年，87岁的高嬢第一次脑溢血发作，在住院的7天里，5个兄妹每人轮流值班一天。2007年，高嬢第二次脑溢血发作后中风右半身瘫痪，刘健鸣天天推着老人推拿、针灸、按摩，直到老人可以在搀扶下扶着拐杖慢慢走动。

高嬢生在重阳节，每年过生日，一大家人从四地赶回她住的四川成都市的温江区，为她点燃蛋糕上的蜡烛。高嬢爱热闹，喜欢听别人摆“龙门阵”，平日天气不错，刘健鸣就推着她到社区四处走走。

总有人问：“这是你什么人呀？”

“我的妈妈。”刘健鸣总这么说。

（新华社成都11月21日电）